



# 魯迅論阮玲玉之自殺

阮玉算玲是比較有成績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氣服下三片安眠藥片不可。

魯迅

「人言可畏」是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之後，發見于她的遺囑中的話。這哄動一時的事件，經過了「通空論」已經漸漸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記」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殺事件一樣，完全煙消火滅。她們的死，不過像在無邊的人海裏添了幾粒鹽，雖然使扯淡的嘴巴們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

這句話，開初是也會惹起一點小風波的。有評論者，說是使她自殺之咎，完全在日報記事對于她的訴訟事件的張揚；不久就有一位記者公開的反駁，以為現在的報紙的地位，輿論的威信，可憐極了，那里還有絲毫主宰誰的運命力量，況且那些記載，大抵採自經官的事實，絕非捏造的謠言，舊報具在，可以覆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聞記者是毫無關係的。

這都可以算是真話。然而——也不盡然。

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的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廢滅地的，牠對甲無損，對乙却會有傷，對強者牠是弱者，但對更弱者牠却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却無力。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相識的人的醜聞。上海的街頭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隣の阿二姨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樂道，但如果對她講甘肅的誰在偷漢，新疆的誰在再嫁，她就不要聽了。阮玲玉正在現身銀幕，是一個大家認識的人，因此她更是報章熱烈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場。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麼漂亮，却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本領，却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後，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却比她有勇氣，因

「我沒有自殺。」化幾個銅元就發見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爲生的人，一遇到公衆發生了上述的前兩種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所以我們且不專高談什麼連自己也並不了然的社會組織或意志強弱的濫調，先來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罷，那麼，就會知道阮玲玉的以爲「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爲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但新聞記者的辯解，以爲記載大抵採自經官的事實卻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報和小報之間的報章，如社會新聞，幾乎大半是官司已經喫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點壞習氣，是偏要加上些描寫，對於女性，尤喜歡加上些描寫，這種案件是不會有名公鉅卿在內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寫。案中的男人的年紀和相貌，是大抵寫得老實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發揮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便說「草寇年華，玲瓏可愛」，一個女孩子跑掉了，自奔或被誘，還不可知，才子就斷定道：「小姑獨宿，不慣無郎」你怎麼知道？一個村婦再醮了兩回，原是窮鄉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筆下，就又賜以大字的題目道：「奇淫不減武則天。」這程度，你又怎麼知道？這些輕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約是並無什麼影響的，她不識字，她的關係人未必看報；但對於一個智識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出到社會上了的女性，却足夠使她受傷，更不必說故意張揚，特別渲染的文字了。然而

中國的習慣，這些句子是掩筆即來，不假思索的，這時候不但會想到這也是玩弄着女性，並且也不會到自已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無論你怎麼描寫，在弱者，總不要緊的，只消一封信，就會有正誤或道歉接着登出來，不過無事無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喫苦的材料了，她被額外的畫上一臉花，沒法洗刷。叫她奮鬥嗎？她沒有機關報，怎麼奮鬥，有冤無頭，有怨無主，和誰奮鬥呢？我們又可以設身處地的想一想，那麼，大概就又知她的以爲「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爲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然而先前已經說過，現在的報章的失了力量，卻也是真的，不過我以爲還沒有到達記者先生所自謙，竟至一錢不值，毫無責任的時候。因爲她對於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還有左右她命運的若干力量的。這也就是說她還能爲惡，自然也還能爲善。「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採用的口頭禪，因爲在實際上，並不如此，——輿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至於阮玲玉的自殺，我並不替她辯護。我是不贊成自殺，自己也不豫備自殺的。但我的不豫備自殺，不是不解，卻因爲不能。凡有誰自殺了，現在是總要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呵斥，阮玲玉當影也不能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豫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麼輕而易舉的。倘有誰以爲容易麼，那麼，你倒試試看！

自然，能試的勇者恐怕也很多，不過他不屑，因爲他有對於社會的偉大的任務。那不消說，更加是好極了，但我希

望大家務有一本筆記簿，記下所盡的偉大的任務來，到得有了會孫的時候，拿出來算一算，看看怎樣。（一九三五、五月五日）

編者註：影星阮玲玉的自殺身死，距今已逾十年，由於她在中國早期電影藝術方面所表現的成績，使她至今還活在一部份觀眾的心裏。本刊好幾位讀者曾經來信提起：希望本刊介紹「影劇人物」時，不要忘記了阮玲玉。蜀吳先生還寄到了「天才明星阮玲玉」一



### 拉斯勒丁的衣服

俄國大哲學家拉斯勒丁，一次穿着破舊衣服裝去赴婚宴，主人毫不尊敬，整晚都不招待他，只在穿得好的人而前週旋。

不久，同村又一次宴會，拉斯勒丁向朋友借了一身闊氣華美的衣服，穿着去赴宴，主人待為貴賓，邀居首席，招待非常週到。上菜時，拉斯勒丁將袖口伸到盤子里說：「吃，吃，我的好袍子，這光榮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你。」

### 左拉與少女

左拉二十歲左右的時候，他的生活很壞，老是過着飢寒交迫的日子。但他，却仍然集中思想在盧森堡公園中做詩。就是在很寒冷的日子也去坐在那里熱情地做詩。那時有一個少女熬不自寒冷才到他的身邊：

文，因為材料稍欠充分我們便選載了魯迅先生這篇遺作，原題叫做：「論人言可畏」。

魯迅先生逝世逾十年，然而，使我們驚異的是他生前，——十年前所說的話，還適合今天中國的情形，尤其是上海的情形，只要留心現在上海「新聞」紙的人，到處都可看見那些「才子」評論家，還在那里厚顏無恥的向著強者示弱，而向弱者逞強，真不禁感慨系之了！

「我一個錢也沒有啊！」她這樣說着：「二十四小時之內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

「我也是一樣呀！」左拉這樣的答着。但羅稍加思慮後，他把自己的上衣迅速地脫下來給了那少女。

「你把這件衣服拿走，到舊貨店里去換錢，也許可以得到一頓飯罷。」

他說完，便冒着寒風跑回家去了！

### 蕭伯納「這個意思」

蕭伯納有一次很勉強地參加一個音樂晚會，他打算偷偷地溜走，想不到那位殷勤招待的女人向他走來。

「你覺得我們的那位小提琴家奏得怎樣？」她在蕭伯納溜走之前問他。

「他使我想起彼得倫斯基來了。」蕭伯納說。

「但是彼得倫斯基并不是小提琴家。」

「我就是這個意思。」

(王香汀輯)